

瀋南時論
瀋南徵異
瀋南紀行詩
三種

瀋南叢書第一輯

瀋陽陶明濬著

潘南紀行詩卷一

瀋陽陶明澗

小序

余於民國十八十九兩年。與內子肅秋。携二小兒增壽等。遊旅順大連長春哈爾濱吉林黑龍江安東本溪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察哈爾等處。途中之山川雲物。風土人情。一一以七言截自記之。當時用鉛筆寫日記冊。急就之章。自無好語。有韻之筆記。以備忘耳。不必當詩讀也。余之古今體詩萬餘首。在潘南詩初集至五集中。茲不錄。

七月初九日長春道中作

嫩涼天氣便遊行。漠漠輕陰薄露生。一望川原雲景異。長空萬里愜詩情。

候車況味

候官然。入底修容亦可憐。安得御風如禦寇。冷然善也作飛仙。

小兒七歲頗心靈。

昨昨丁寧語可聽。共與山妻消寂寞。棧車中有小家庭。

妻兒不識征塵昔。謂是長途

如在家。出郭漫漫幾十里。惺忪睡態已歌斜。

出門何事意悽然。兩日離家豈足憐。

風景不殊人事異。老親不見送堂前。

小兒活潑任天真。閒置車中轉怒瞋。何若家中

恣歡樂。寧堪僕僕走風塵。

底事停車駐站旁。中情鬱鬱意惶惶。人生局促如行路。

不誤期程自不妨。

車上爲書鞍作几。欹斜冰裂強成文。滔滔泊泊何曾斷。聊以尋詩

當策勵。

棧車入站氣懨懨。大似英雄應運生。一煞金輪森萬疊。烟雲飄渺走雷霆。

抵項挨肩力攙摺。車聲人氣莫禁當。方知世法真平等。首隸防夫共一堂。

曲折

潘南紀行詩

送迤迤道昏忽經墨穴忽天門聲升沉人世兩如此。獨抱蓬觀靜不言。

人入車如鳥入籠

。昏昏真不辨西東。明知七月猶殘暑。未識驕陽若此紅。

如針短塔插虛空。萬戶人

家比蟻封。纔出郊原人意快。離離禾黍動秋風。

田水茫茫迷道路。山光渺渺插天根

。勞人行路勞如許。爭及吾家安樂園。

高崖截截危如墻。短草鋪鋪錦繡章。電雷遠

人村落好平原點點散牛羊。

小站傳聞虎石台。數家村落氣佳哉。平田漠漠新秋到。

萬里烟光一望開。

手搖大扇晚將脫。心數郵亭意欲迷。賴有涼風消暑氣。蒼蒼烟柳

萬行齊。

夾道森森禾黍頭。儼然萬卒擁戈矛。先生卽是中興將。免胄葉公笑未休。

山村何以號新城。雉堞無存一望平。新且如茲舊可想。滄桑未免可憐生。

夾道

黃流浩浩渾。車箱舟楫可同論。山陰道上何暇接。霧散烟開又一村。

百里曾無見一

山。心中未免想烟鬟。明年江浙途遊眺。身在青峯翠鬘間。

電音千里永相隨。真以

絲綱繫日爲。肅肅長竿古賢者。郊原排立總依依。

難爲考父身軀瘦。敢學汲生項偃

強并坐橫肱初不許。早從曲禮定規章。

乍見山光豁遠眸。嵐雲雲氣寫清秋。天公風

雅真如我。肯放蒼厓出一頭。

已字山形人字屋。郊原真在畫圖間。荆關藍本倪黃筆

。這對詩人意自閒。

問俗觀風心尙孩。棧車端坐欲吟臺。荆人指點兒童喜。前有青山

一線來。

一山靜好不知名。便有雲霞百疊生。近翠遙青渾相接。撲窗奇氣已縱橫。

石壁凌空稱峭絕。鐵橋臨水插澄清。忽驚對面車來速。鳥逝雲興未許迎。

崖陷

猶餘水漲痕。傷哉萬落與千村。坐看禾稼成荆杞。誰向崖公訴苦煩。山嶺有寺占屋

廡。鑿翠流丹古所爲。坐閱滄海千萬載。興亡人世不勝悲。此路重經廿四年。風光

再見總依然。山川城郭今猶昔。人世推移若電然。車窓纔下了無見。壁幃初開風又來

。嘆息人間何者好。難將全福謝全才。遷移數坐如遷屋。喬木初升喜可知。始笑人

間訪地位。斯須安樂究何爲。城名鐵嶺山如鐵。其勢森森欲刺天。憶侍家君曾過此

。依稀風景廿餘年。乍來局促殊難慣。漸覺平安百趣生。識得人生榮辱境。但能閱歷

可橫行。鐵城有塔出烟壘。廿載相逢如故人。除却年光成倒轉。何能遺得此時心。

龍首山光照眼明。亭台美秀恰天成。何當佳日遂遊行。莫漫登臨感慨生。牛山濯濯

擬相宜。其勢雖盡意則奇。稀爛何曾如渾粥。古人妙語解人頤。車行纔得延清涼。

車住如蹲爐火旁。爲問此行何所得。清秋貪看好山光。車中人衆貓頭窻。車側時生

狗尾花。嘆息強賓真奪主。有田不得種桑麻。長途未免有閒情。景過車窗流電輕。

偶與荆妻參物理。土山何故樹難生。對面何來霹靂車。聲騰天地勢龍蛇。中原此日

風塵暗。白骨遙揮似亂麻。此邑原爲吾舊遊。此途來往幾回頭。思親淚落今重過。

萬事真成一轉頭。中谷何嘗在谷中。鐵橋一線四山風。昔投旅舍與親共。今日重來淚

獨紅。小村能得幾人家。尚有紅牆一線斜。妙絕鄉人多逸趣。親門前一畝鳳仙花。

小兒俯首憑窗看。便有飛橋掠面過。始信人生須戒慎。哉管往往起无何。積潦

渾渾尚未收。郊原十里盡黃流。終年勤動何爲者。吾輩空深臥歲憂。荒山有樹立如

人。古寺無名更塞神。成敗不知憂樂忘。此間風俗可還醇。小兒初次犯風塵。跳擲

慵呼謂有神。豈意才行百里外。已然酣臥倚娘身。是誰積潦作方塘。便有閒花歷歷

黃。直以青天爲素紙。憑空寫出好秋光。開原舊地更重遊。城郭知余感慨不。昔日

兒童今長者。人間浩浩送虛舟。內子清臞忽著謎。摩挲背城更頭低。眼前風景無從看

。槌壁攀帷意慘懷。開憲無語看開原。不見城圖意已煩。幸有旁人爲指點。臨風孤

塔出烟昏。底事重臨百感生。兒時鈎弋有深情。依然似覺親猶在。燕寢衙齋可再經

。兒時騎馬出郊坰。同號黃龍百感生。今日重過更烏邑。非關三字獄終成。路出

扶餘我便愁。山川引我思悠悠。當時年少今將老。已過韶華廿四秋。赤立誰教山霧

骨。白刃又見樹無皮。年荒兵亂人民困。回首川原亦若斯。人生一過怕重經。每到重談

感慨生安得。將人同木石。滑桑過眼總無情。路側荒村幾百家。望衡對宇路欹斜。人

生但得三椽足。此外紛紛何所加。道左白楊誰氏墳。年年懷楚伴寒雲。生前有事誰能

說。沒世無名豈獨君。亭午經過馬仲河。河名失考記誰何。水繞荒甸山環水。歷歷

白榆如許多。莫笑山家四壁空。經年也復樂無窮。世多可欲退無見。那識夢枯一瞬

中。行遠必須節飲食。酒清人渴亦何妨。小兒善體其親意。靜對茶瓜不敢嘗。

市行百里無風景。亂樹荒山一望同。吾輩文章與山等。黃茅白葦豈英雄。過午經過

榆樹城。昌圖大郡舊聞名。我年七歲曾來此。鼎鼎年光事可驚。

憶昔黃巾白晝行。

紅燈照瓦夜偏明。尙時曾侍爺親側。今日携兒百感生。

路旁大暑滿洲軍。此竟持強

我厭聞成敗所爭才一瞬。沼吳定必古人云。車一回還地忽偏。人皆惶急更喧然。先生心地平如砥。縱歷歎途無懼焉。

幾出昌圖雨忽來。黑雲一片鬱難開。新涼未免思杯酌

。安得葡萄正潑醅。

過此則非吾所經。前皆書熟此書生。一邱一壑成新到。遠引長

陳倍有情。

暑渴嬌兒時索梨。聊將軟語巧相欺。傾囊相示明無有。攘袂暗然彼尙疑

。有客來臨爭坐位。爲言此地有人焉。區區一椅猶如此。可見夷齊是大賢。

雨

過山容變深黑。風來樹色亦深青。荒荒洒洒情何極。始信秋聲不可聽。

荒崖四裂如

龜坼。山脈千重似馬奔。道左村居真羨熟。風風雨雨閉柴門。

道旁殺氣噴蛙蛙。藕

孔真真如許兵。彼自相顧吾自睡。國人無乃太痴生。

殷紅千尺立崖公。赤壁將無與

此同。正是乾坤多戰伐。中原人物幾英雄。

詩心恰在有無間。筆自奔忙心自閒。興

到先生堪自詫。居然高詠滿江山。

車行宜速反成遲。爲有瞿山理可思。一失偶成千

古恨。尺行寸進那須疑。

荒郊風景本無多。題詠知將墨幾螺。爭似先生詩意快。筆

端滾滾洩黃河。

瀛瀛車底走風雷。四顧茫茫轉可哀。倘得凌空竟飛去。乘雲吾豈是

仙才。

潞潞不止雨如注。汨汨難窮思若波。識得人間行役苦。錦衾鴛帳如何。四

山俱黑雨如烟。行役逢之劇可憐。戲與妻兒先預定。今宵旅舍得佳眠。

近遊不過無

百里。便覺周章意不寧。爲語妻孥勿自假。明年盡室泛滄溟。

風景渺然如電掃。也無

塔廟也無山。先生不覺欣然笑。心自長忙筆自閒。飛橋鐵柱太分明。便有轟雷歷落聲。下見狂波正急走。人生履險是長征。

路人談說足驚駭。大坵還須四五回。始信人生

無欲運。速斯難達更堪哀。

荆人履險更如夷。下視危崖首屢欹。納趾二分真有道。

相持忠信那須疑。

墳壚赫赫色多赤。此理真令我久思。想見中原多戰血。山川改色

諒如斯。

野寺猶存鐘鼓樓。香烟久歇令人愁。負墻古佛長無語。閱盡興亡等一邱。

茫茫草樹皆一狀。題詠令人太著難。安得此身遊六合。奇山奇水儘情看。

想緣山

脉近燕支。紅土真同綠樹宜。邪說莫教驚赤化。中央正色那須疑。

誰與荒山爲磴道

。但能行水不行人。其間太險難爲界。世路何須苦認真。

倚窗內子愛看山。心在青空

翠壁間。安得一帆五湖長。樵青與汝共業閒。

摩撫防渠魂夢驚。小兒臥坐睡初成。

出門爭及在家好。壯志如他事可成。

奇事眞成水倒流。浪浪滔滔不能休。人生行事

有如此。逆水偏能掉我舟。

紅樓遠遠照人明。以此應該號四平。怪底山岩成一掃。

四平寧有不平鳴。

此行眞有清涼意。漠漠天空雲四垂。爲愛青山來眼底。開竄忘却雨

淋漓。

廣廈沉沉百十間。機關車首積如山。只今路政能精進。始識吾邦非等閑。

今日炎威竟已微。四山雨霽正依稀。開箱何必吳棉在。畏冷從容換夾衣。

大野平

原人意忙。淡烟疏雨失斜陽。先生行役有天幸。七月忽然如此涼。

車行竟爾得清涼

。行國由來勝建邦。避暑可能盡避債。登台未免笑周王。

玻璃著雨失晶瑩。失却川

原百里青。耳既無聞目無見。令人未免笑於陵。

水勢居然沒一村。瀟瀟急雨正傾盆。

。離家百里鄉思起。風味蕭條憶故園。

川原百里盡黃流。此難真如禹九州。未免其

魚發浩嘆。浮生安得免沉憂。

荒荒雲氣如奔走。暗暗空林似有人。每遇長途情轉得

。聊將險阻鍊吾心。

沙明識得溪流淺。林暗翻愁盜賊多。但令此心無所懼。畏途倍此

又如何。車衝急雨聲逾大。林入寒烟望轉迷。落落荒村名郭店。數家遠在亂山西。累累

白石可成牆。廢物真知利用方。寄語朱門無見笑。土階茅屋得安康。

隔牆樓影暗依

稀。烟雨空濛望轉迷。倦極如何清不睡。夢中恐失好詩題。

急雨微晴人意快。西方

隱隱露天光。才欣住却忽還下。始信天心莫較量。

新涼人健堪行役。微雨洒窻目不

瞋。如此隨緣奚不可。人間何處著悲懷。

麥隴居然出水光。秧針漠漠似陂塘。民間

一食艱難甚。有客方矜食萬方。

土墻茅屋亦荒寒。嘆息民生太覺難。百畝躬耕偏患

水。半愁能不上眉端。

道旁公主有墳塋。颯颯空悲月夜魂。昔日繁榮今霧露。鳳樓寂寞

剩邱園。玉容掩却誰知。遠嫁殊方怨可知。朝市久非人事異。白楊衰草雨如絲。

割慈忍愛可憐生。竟使傾城萬里行。絕似唐家和賁普。千秋嗚咽不勝情。

水塔高於

十丈樓。從天下注注洪流。人烟繁密堪稱最。臥榻強隣正可憂。

平原何事碧間紅。

爲有花開野草中。生在荒村禾黍伍。姚黃魏紫敢相從。

一路無山失所望。白雲碧樹

難天光。旁人笑說此尚好。再北平沙萬里黃。

車中驚報遽相傳。東北風雲勢竟延。

轉眼烽烟將遍地。萬方多難尙留連。

此村形勢頗堅全。砲臺如臨大敵然。亂世看黃

謀自衛。崔君何事敢周旋。

路旁慘說化人爐。嘆息凶人無遠圖。民吾同胞物與也。

何心死後更焚如。

盤飧風味足鷄豚。竈突烟騰目欲昏。昔侍家君曾過此。而今重到

范家屯。

二三小屋自成村。亦復安居子若孫。如此蕭條甘砥伏。人間何處是朱門。

路荒偶過村如友。平野聊將雲作山。如此勞勞成底事。不經行役那知難。

叢林

何事處紅牆。遺迹荒唐與考量。謂是荒陵謂是廟。天風洒而不勝涼。

涼風習習雨冥

冥未黍油油無恨青。唯有天公工補闕。白雲萬疊幻山形

人生萬事每蒼黃。將到如

何意轉忙。爭及吾兒能鎮定。自營胡餅坐胡牀。

到長春

長春僻郡人皆說。豈意規模省會同。大道如絃乎且直。六街士女自昌丰。下車入坎復出

坎。三上三休息倦身。頭目昏然成坐睡。何爲邱里隨吾神。

繁華街市纔黑許。此外

全如村落形。泥濘軟傾兼礮礮。伊通河水渺然青。

七聖失途古所疑。我來失路亦悽

其。車行大澤時虞陷。顛頓昏昏苦莫支。

屋小如舟苦鬱熱。開窗那復有涼颼我來

靜坐情無碍。心地清涼無可支。

伊通河勢渺然長一望居然百里強。浩浩波深更無底

。我來洗耳聽湯湯。

南安門扁號安全。雉堞層層可蔽天。諦觀不過尋丈耳。有名無

實劇堪憐。

門南有廟鬱崔嵬。可惜重櫺閉不開。院左又看高閣聳。上臨雲漢斗杓回。

長橋渺渺臥洪波。日夜濤家相盪摩。可惜短欄皆朽折。下臨無地可如何。

行期

太促又將行。回首依依倍有情。此是他鄉非故土。空桑三宿戀心生。大道真如十八

灘。泥地上不能乾。左盤右折胡爲者。到此真知行路難。車夫獵悍生番樣。其

勢洶洶能搏人。忠信都堪蠻貊走。宣尼此語或非真。晚到人傳車已開。望塵莫及慨

徒來。先庚先甲思周易。只合安然望站台。鐵鷹颯爽動秋骨。雙峙雙蹲列路旁。鳥

雀相看齊側翼。咸稜何異九霄霜。遠行滿擬憊幽尋。涉水登山坐茂林。何意崎嶇成坐

困。客中難遣此時心。何圖御李竟無緣。行色忽忽太迫焉。好在楊州十萬貫。仙人

未必解腰纏。提携行篋令人愁。安得車前擁八驕。爭似權豪來往便。征塵不及任周

周遊。候車情況苦如何。望榜心懷未較多。才聽轟隱忽又寂。期程有限可如何。

關帝廟前列兩獅。望塵噴地亦精奇。上鐫移自朝陽寺。光緒辰年誰所爲。文昌高

關勢沉雄。磚石鐫摩截棟隆。安得登臨恣遊眺。披襟浩浩納天風。他鄉便覺人情異

。好利營謀事則同。失却錢力難用武。世間何處說英雄。小兒不識離鄉苦。擊杖高

歌興轉豪。顧汝學成仍氣狀。班生投筆拾弓刀。候車室亦分三等。貴賤何宜太顯然

。猶自高談去階級。虛名何益寧爲寶。祇室數椽分外明。此中傳說待公卿。瓶花爐

几無塵土。相對能無百感生。人衆爭車如附蟻。歸心大似箭離絃。雖知行動終須待

瀟南紀行詩

一〇

。依舊前程徐徐然。旅客愁聞汽笛聲。怛怛未克動心旌。是誰定力如山大。依舊心波水漾平。直魯紛紛多難民。離鄉背井逐車塵。回看吾屬真天幸。胞與爲懷代苦辛。可笑擇車如擇屋。則圖必遠。必當風。一宵易過何須計。問舍求田勿乃同。

歸途

昨日來時今日歸。來時舊路尙依稀。居然興盡歸心起。怪底鸞鳩志願微。仕隱升沉頗似之。我車不動衆車馳。也同側畔千帆過。要試先生定力時。七百里途過半日。人心

浮動尙嫌遲。寧知三十年前客。沐雨當風濯被時。此行何事太忽忽。王式驢駒辱則同。一事爽然差可美。開意迎得快哉風。對面來車如敵國。既防衝突又防烟。并行不悖

談何易。翻以前言短聖賢。痴兒竟謂車無轂。底事游行速若仙。人笑我方笑笑者。我於天地亦同然。狂夫絕叫亦何爲。惹得行人無不疑。城上不呼車不指。始知曲禮意如

斯。車行方得清涼意。車住依然煩熱生。得坎乘流何者好。人生行止不分明。村居真覺苦無涯。馬室牛宮峯似家。偶有紅牆明瓦宇。旁人已笑太奢華。石磧路側

岩嵐聳。馬繫垂楊意悠閒。一抹遠山橫碧落。詩人詩思有無間。車急電竿如臥地。風高樹撼湧靈。眼前有景筆難述。都與先生破寂寥。是誰檻馬在車中。跳擲騰驤態

不同。千里居然稱驥足。因人成事豈英雄。得山大似得良友。望見岩嵐豈可知。且喜此山如美女。已從林表露修眉。是誰鑿石斷天根。造物於茲失混沌。元氣漸瀉民後落

爭鋒擬奪滿中原。

大地云何暗復明。都緣雲影過還生。郊原曠蕩何能極。一抹遠

山雲外橫。

山勢雖奇未有名。荒郊棄置可憐生。方知山亦如人也。無有虛名世所輕。

。嵐光深淺分濃淡。細看始知山有層。不是仙人工畫舉。安能一一作階升。

山

。岩秀潤仙文章。誰識其中虎豹藏。大似胸多城府叢。舌鋒腹劍苦難當。

雲氣學亦像

山。高低明滅有無間。斯須風起形全失。作得真山畢竟難。

左顧孺人右稚子。長途

如此尙何愁。離人十載衝風雨。相較先生有愧不。

飛橋橫跨站當中。疑是天公駕彩虹。

。想爲地名公主嶺。故將雄構比皇風。

儼然城市却無城。但見街衢若砥平。昔有故

人來作宰。鳴琴爲政想高風。

一椽破壁露天光。早牧與台坐滿房。縱有殷勤苦留意

。鑿行投袂莫相強。

里名勝母曾參走。地號胡歌墨子行。俗物於人本無分。焉能僕

僕憚長征。

出門又遇雨淋漓。代瓦雨衣不及施。又是孺兒索晚食。盤蔬喚起正需時。

大野荒涼千里長。雷車馳逐興飛揚。恁然走出乾坤外。細細將他地較量。

古墳當

路太悽然。歿後誰能記歲年。日日鈴車相震盪。蕭條殘魄久成烟。

意上緣何雨點斜

。却因車速莫能加。如雲如電真堪怪。且喜三更早到家。

每到昌圖雨必來。今朝雲

氣又難開。車行正苦重衣熱。得此清涼亦快哉。

途中雲霧鬱難開。又是瀟瀟洒洒來

。惹起先生高自譽。隨車甘雨見奇才。

車同驟雨相馳走。車快終勸雨在前。天巧因

。正是薰香擁被時。才晴忽又露斜陽。雨似珍珠萬點光。知是天公誇富貴。山川草木變金黃。雨餘新綠濃如染。拂而涼風細細吹。此地若脩三間屋。焚香默坐更何爲。

。果然詩思若流泉。湧出何須擇地焉。但得山川佳處立。却勝李杜讀千篇。每過小站不曾停。但見車烟繚繞生。聲韻縱橫如畫卦。飛行疑是背生翎。始信車行自亦行。

不前不後碧盈盈。方知夸父成虛熱。遂自空勞尻背纏。腹飢大似輾轉轉。車速猶如蟻磨旋。不得舉杯方丈食。妬他村內起炊烟。十室其堪說九空。牆傾屋倒起酸風。

。吾儕安樂宜知足。先德常依湯自雄。天未紅露赤壁立。山空綠草翠茵鋪。崖公設色深通妙。不比人間設畫圖。華燈累累若珠聯。綺食香杯列小筵。夏屋旋輪行野地。露盤星飯亦胡然。安居閒說古來有。不意途中親見之。此是洪濤初闢者。雕牆峻宇不曾知。

無端車住亦驚人。爲遇前途要路津。忠信由來無不可。須疑鬼更疑神。車中小睡恰相宜。兀兀騰騰亦一奇。放胆而行無不可。安免前路不須知。奇事會聞張廣雅。窮宵永夜不成眠。我如此法能探得。海外奔馳何懼焉。行愁天黑天終黑。悶盼天明天不明。去者順風來者怨。天心豈是不公平。去年此日何爲者。侍養雙親色笑同。今日渺然如隔世。風飄雨泊道途中。照車新月色昏黃。內子沉酣入夢鄉。夜與吾兒相酬答。高歌激楚對蒼茫。

從前遠出歸心疾。一誤期程恐惡眠。今日飄流殊不懼。已無堂上倚闌人。遠遊能不念家鄉。幸有妻兒日在旁。世上窮邊遺戍者。

離懷地久共天長。

珠燈一串起光明。照見愁容分外清。回想家中當此際。倚欄看月

聽歌聲。

方意出門得暫快。豈知仇怨仍前焉。敬通傳食真須慮。只合哀歌。慨獨絃。

。 偕妻攜子亦胡然。添得北征詩數篇。盡室以行傾國出。安危機括總由天。

客

中離緒誰能慰。賴有嬌兒軟語宜。無怪林回負子走。由來天屬不須疑。

吾兒枕膝太

堪憐。父子相依爲命焉。始覺他人皆外物。憂欣惟與汝曹聯。

憶昔吾年如汝小。阿

爺攜吾賦長征。周防寒暖全無疾。今日回思血淚傾。

渺渺長途萬慮生。一亭一里感

深情。歸心不若從前切。親在原難賦遠征。

憶昔歸家期稍遲。老親握手話多時。今

霄又是回鄉候。入室蕭然使我悲。

我身我愛他無與。除却佳兒無近人。洗去征塵強食

飲。教人能不憶雙親。

老親若在豈能許。如此長途日夜征。不是漫游弗自重。親亡

已覺此身輕。

承廕叨榮安坐食。人間困苦那能知。而今略識風塵事。始覺親恩厚若

斯。 寢台不覺得佳眠。忘却前途事萬千。一笑真如蘇子說。聽其所止而休焉。

充直平生惡自欺。今朝事急亦須爲。歸來說說雙親在。依舊升堂下拜時。天容開闢露昏

昏。新月纖纖僅一痕。入耳鳴鳴驚汽笛。夢中人說到開原。

不求速到心方帖。條爾

前途境已臨。他日浮榮看世事。莫教忘却此時心。

夢中彷彿回開色。依舊嚴親作郡

時。大母歡呼童僕喜。醒來漠漠淚痕滋。人生恨事如流水。一過原知不再來。卅四年前如

再得。今宵省視仍回開。

何物使心惟醉胆。憑誰破夢有牢愁。我今識得興亡理。無

論如何百不憂。俗子尙官求富貴。人生好夢亦難求。升天作佛非吾願。願作兒童樂

不休。一別開原卅載強。今宵重過更神傷。今成化鶴千年感。我較丁君怨倍長。雲

暗忽教失月明。前途莽莽更堪驚。倉黃記得吾親說。合眼權教放步行。星月無光矢過征

前途何必太分明。不愁行出畫天外。任汝奔馳縱不驚。妻兒前睡夜長征燈既無光

。月不明。惟有先生豪興在。高吟直入瀋陽城。雖熟佳兒欲壓牀。阿爺急醒爲扶將。

他年吾老將多臥。願汝依依永在旁。少不成名老可知。建牙擁節想無時。由來大器

成須晚。有志何爲論早遲。早歲人以公輔期。於今晦迹太懷其。未垂五鼎及親在。縱貴

重泉那得知。同學少年多不賤。白眼還加太不宜。會見先生騰達日。或將屈辱汝曹時

。才名門望雖非貴。未見卑趨後汝曹。或是彼蒼將大任。乾坤整頓待賢豪。經

使剛強亦變柔。一牀高據作詩囚。豈知興發雲同速。頃刻清吟過十洲。不向人間地名

。且教遲速任渠行。今宵不到明朝可。肯令胸中百念生。車箱遺火光猶熾。照得河山大

地明。惟恐池魚殃或及。真令赤舌欲燒城。饑火惟因一日餓。居然不羨八珍烹。但

求溫飽心常足。黃雀何須鮮五糧。宵深涼氣闌然來。可奈車窗兩面開。冷暖一車人異便

。國人況復憂京域。到家已是夜深時。子婦齊迎喜可知。爲語攜歸無別物。先生古

錦一囊詩。

八月十九赴大連道中作

寒城寂寞靜朝烟。正是秋光澹海天。人怪先生強作達。長途萬里走聯翩。 大似山陰訪戴船。游觀亦復有前緣。大連東道誰爲主。海上詩人翟仲仙。 倉卒登車車行行。

御風列子賦長征。卅年隨父曾過此。感舊懷人空復情。 荒崖千尺勢崩奔。淺綠深黃野燒痕。底事嬌兒鬚手指。山根歷歷有烟村。 路側方塘一鑑開。新修土路勢萦回。

際天草樹寥蕭境。都入詩人眼底來。車行底事又遲遲。爲有危橋路可疑。涉世人生原若此。嘖山蹟堦必深思。 夾道青青禾黍頭。新稜亦復裂油油。今年大有豐收象。精

稻匙翻滑欲流。 三橋突兀似。長虹。車過如雲一瞬中。下視白波心目眩。岸沙不與去年同。 家家植秫立如人。古廟傾斜尚有神。殊愧村民純朴意。無憂無樂此情真。

小站徘徊人轉倦。日光燭手更昏昏。人生行役那能免。靜處原爲安樂門。 植鐵爲藩地五糧。飛梁浮棟勢崢嶸。築成何用焉居此。櫛括何人識此情。 荒草離離若白頭。邊城得此好蘋洲。西風一至搖烟雪。楓葉荻花共此愁。 鐵橋一過必狂鳴。軋轢

雖乎共此情。人世持強原有險。何如柔道養吾生。 白楊墻落秋生色。淺草池塘水吐光。一壺亂雲千萬里。出城十里憶家鄉。 關心民事愛秋成。恰有新涼漠漠生。大似

天機雲錦段。青紅五色太分明。 一屯何爲號蘇家。與地難徵一嘆嗟。古穴深深鑿地肺。此村豈有好柔麻。 山洞鑿成若許深。我來此地一沉吟。驢山倘遇說瓜剖。千古

茫茫一痛心。 陽草綠何若此勻。青青終日映斜曛。蒼蒼大野千餘里。寥淡天空幾朵

雲。路旁垂柳萬千立。似以長條送遠人。能作樹獨如此想。可兒難得此情其。

此行本爲看山來。曠遠胸襟亦快哉。纔見林端青一抹。詩情便向筆端催。又見沙江

紀念碑。強鄰示武更何疑。中原多事仍如故。大廈將危誰與持。黑烟如墨罩山村。

車似雷霆萬里奔。可慘道旁荒塚沒。削殘何處託孤魂。東南遙望遠山多。藍色層層

若綺羅。長日車中無一事。閒將詩句與消磨。望山殺馬古云然。今日方知理未全。

一瞬蒼茫變黃土。乘風千里破秋烟。當前無數奇峯出。大似多年好友來。安得山林

三間屋。朝朝詩酒與徘徊。一瞬橋欄掠面過。危巖已履可如何。人生忠信行蠻貊。

行險如夷莫管他。前路十人十里河。離家百里未爲多。火車大勝騾車好。板屋平安

笑且歌。道左誰家十丈碑。龜跌欲倒強支持。人生有酒原須醉。一滴重泉寧得知。

山岡有樹自青青。歷歷車聲靜可聽。若在南方工點綴。定教碧樹掩紅亭。大雲垂地

接嵐光。禾黍纔成十里黃。欲寫新詩無可寫。孤吟聊復詠蒼茫。浮雲西北接秋陰。

陳陳涼風出遠林。他日持旄擁旌節。壯遊應遣此時心。勞勞如我竟何爲。著述千秋究

自疑。不若路旁村巷子。車驅薄笨率妻兒。荒塚屢看人表忠。相形令我意深恹。不

如諸夏之無也。孔語千秋感慨中。淺藍深碧遠山痕。相對塵埃便不存。安得穹娥移瀟水

飛。來割取槲蠟。路旁僕僕盡勞人。南北東西不定身。深愧吾生多厚福。妻兒相對把征

塵。禾稼如雲尚未收。丁男子婦寧知愁。全家總在田疇下。笑樂居然做五侯。路近